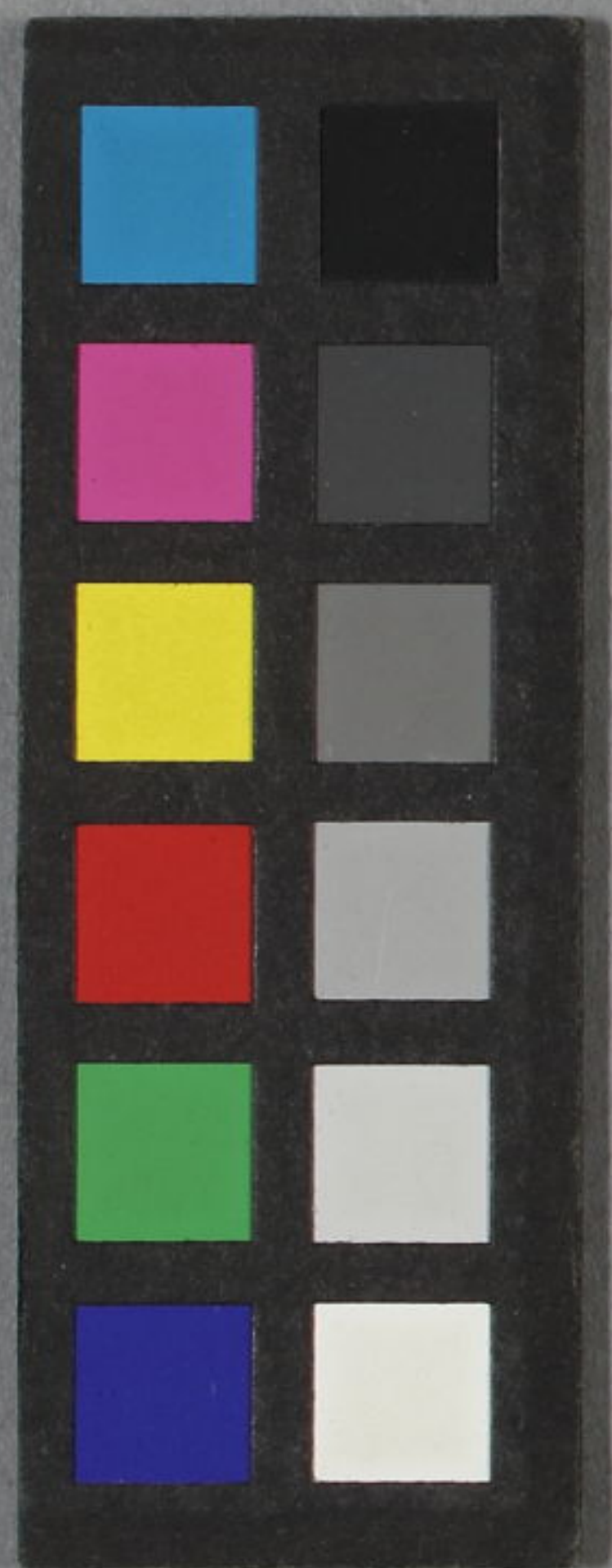


七修類稿

辯論類



門 1加3
號 119
卷 10

七修類藁卷二十六

明仁



辯證類

子美不咏父母名

詩話嘗云杜子美父名閑詩中多不用閑字母名海
棠故不咏海棠予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娟
娟戢戢過閑幔何嘗忌諱至如花卉多矣而子美皆
無所咏焉豈獨海棠也哉或者偶爾不賦之也善乎
東坡有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盡之

矣

千字文

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選二王千文召周興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以前說爲是舊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字文一帙儼然鍾繇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爲東坡書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上千文亦類鍾繇其王著因海鹹河澹等字以爲章草誤指漢章帝之書則米南宮黃長睿辯之明矣其楊公談苑云勅員外郎某入撰勅字是梁字余意戒勅雖興於漢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坡不得稱勅此非勅字一也況前無武帝說話用勅字亦無謂且梁字旣通草書又似勅字必然傳寫之訛二也據此則楊公之言可信無疑余又云武帝旣命周興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韻殊不知當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潔字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子意清字亦有夙興溫清矣不

若改爲貞烈人以華亭張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丸
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並皆佳妙從上文對
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或者初時三字
皆不錯亂後或刊寫之訛遂至如此惜今若文徵明
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固非
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爲辯也

臘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
獵也以田獵所得禽獸爲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
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
者今以十二月爲臘月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
戌爲臘也蓋此月有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
爲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曰惜
許慎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臘祭各從本朝帝德
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金王者則當以
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禮後用辰
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時也
若曰唐以土德盛衰於丑故丑月謂之臘月非矣

賀知章

賀知章舉進士爲太常博士遷禮部而兼學士因事
左遷太子賓客時東宮官每久滯有書壁望禮者帝
見之題曰聽其自安書者云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
爲道士時八十六矣夫官旣被逐垂老又病去猶有
所乞豈二疏之流耶唐史列之隱逸何也不過因請
爲道士而明皇詩送以高之唐詩紀事亦云八十六
卧病冥然無知請爲道士捨宅爲觀據此是殆夢中
語耳捨宅爲黃冠猶不真也豈可不審其來歷遂以

爲品耶

漢遺文

予嘗因當道命註解求兩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
文當時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祇以文似穿
鑿亦或仲舒爲之也今見春秋繁露所載而後疑
世以柳子編西漢文章只據文選固多遺缺
文苑亦收拾未盡若仲舒日食視等文是
祭金馬碧雞文雖嘗見於藝齋佔畢而
不知又何也今謹錄於左乃見於後漢

又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精神馬
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
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

唐詩晉字漢文章

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畧究而言
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風草之說是也漢
能及先秦即字書變入草法晉室能書者衆矣二
相繼盛於一時故足稱許至如篆隸雖曰二王僧虔
能解較之秦漢古意遠不及也故有書學自羲之壞
了之說唐以詩取士故盛於唐又得李杜爲之大宗
若較晉魏諸人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
學真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
北樂府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產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鵠此則禽獸顯
顯著名者皆風氣使然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之類不
可枚舉也

楊貴妃生考

貴妃外傳以妃原係弘農華陰人後徙蒲州永樂之
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正史傳亦曰隋梁郡通守
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乃相同者而廣西省誌又
載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
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
求爲女攜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據
此則妃乃玄琰養女不知韋述當時何據作傳豈述
卽唐人而爲國家諱耶樂史外傳可謂悉矣當直書
之亦未知者豈宋廣西正當夏賊之擾而圖志之未
有耶不然何其詳而有所據耶豈鑿空杜撰湯無因
耶舊唐書失之必矣

白楊

洛陽志載北邙山多植白楊予以北邙古公卿墓地
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楊如柳而葉圓

孟子不行三年喪

吾師許竹厓仁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
則不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
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莖魯未
幾而卽反於齊止羸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
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莖魯之後更無
餘罅乃至在途止羸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
然亦萬章之徒文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不然何
足以爲孟子李泰伯聞之當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處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浪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人皆知瓜田李下二句不知誰作左克明收之古樂
府亦曰古辭不知乃陳思王之辭也惜編曹集者又
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脈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杭音

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尾宋南渡遂家焉
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如呼玉爲玉音呼一撒爲一
音撒呼百零香爲百音攏零香茲皆汴音也唯江于人
言語躁動爲杭人之舊音教諭張傑嘗戲曰高宗南

渡止帶得一百音推字過來亦是謂也審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許蜀不真

杜工部甫詠懷古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溫公作通鑑不以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曰幸曰崩曰翠華曰玉殿皆以天子與之也張註謂若春秋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已哉然主窺二字尙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睥睨覬覦之意也天子有征無戰况窺竊云乎昭烈加兵于吳問斬壯繆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蜀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亦不乖也

潯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輯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爲撫軍參軍淵明每呼爲周掾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禮校

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郎詩議其馬隊非謹禮之
句遣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常爲柴桑令故集
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呼鼠名鶴

世有能呼鼠名鶴者予嘗求之乃以蠚黃和生漆假
以書符焚之則羣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儲
泳祛疑曰用狼糞黑犬皮又羽流名鶴國朝經書自
有南嶽符呪依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雞血書
符咒字皆從反犬與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
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
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聲訾訾益高之謂
舍人事本傳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見青箱雜記今人
所知惟以起於黃絹幼婦外孫蓬臼之事耳轉而爲
謎謎卽隱語也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
井字謎是其祖也至宋蘇黃極盛金章宗又刊本以
行

牛頭禪

今之牛頭禪卽古之犢鼻禪也其來最遠史記列傳云相如身自着犢鼻禪韋昭曰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犢鼻自漢已有之矣然猶未也二儀實錄云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考犢鼻之名是則起于西戎變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孰可謂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蜓螢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欸欸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旣遺水中青鮪魚食之腹脹孕蟲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蟇蟲及蛻始爲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爲螢月令古今註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朽楊木變作蟬者半截尙是木也移時卽全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衣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會宴於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爍爍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皆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某新製綾衣偶因婢妾拂摺間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予後讀博物志戰國死傷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燐觸着人衣便有光拂拭隨散無數有細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始知前日欠學之故張亦未見其書也

太宗太子

予嘗疑歷代太宗多有懃德世主多出偏宮就有一二正宮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後聞亞卿何先生孟春以爲前星不正故應如此仰觀紫微垣未見其斜也或者天遠小差難明耳至於太宗尙無所解書以俟知者

隱仕不同

續宋論曰宋祖幼從夾馬營前陳學究後得趙普因與謀大事語及陳陳懼走不知所終談圃又曰後太宗卽位召爲左司諫一夕醉死意談圃近時或得之

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悵悵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處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懼禍花蕊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簡板水牌

俗以長形薄板塗布油粉謂之簡以其易去錯字而省紙官府用之名曰水牌蓋取水能去污而復清借義事畢去字而復用耳然寫字恐其磨滅必自後

而前反讀其文予意元朝行移文書正是自後而前
乃蒙古字也今非昔而效之事有暗合恐亦不可

元朝諱諡

元主質而無文諱多不思故君臣同名者衆後雖有
諱法之禁不過臨文缺其點畫諡必死而後定不過
一二字以稱生前善惡要之二事暗合於禮足見嘉
也豈如宋室一字而有數十字之避唐時生加美諡
至多諛言肖秦皇之所爲可哂也此則禮失求之野
耳亦新莽井田之事乎至國朝則又大過於元君臣
無敢同名臨文止缺點畫必死而諡字多取舊不倚
虛文可謂酌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詞

竹枝詞本夜郎之音起於劉朗州蓋子夜歌之變也
實有風人騷子之遺意故楊廉夫云製竹枝詞者不
猶愈於今之樂府乎吾杭西湖有竹枝詞一帙乃廉
夫爲倡一時詩人和者惜無刻本子祖母之姑亦有
一詞於上昨見瞿存齋詩話論其二章用意甚佳惜
不知姓氏今補其姓氏于右其詩云春暉堂上挽郎

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品倘回首南高峯頂白
雲飛又云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
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前乃丹止李介石字
守道作後乃富春吳復字見心作其人間傳誦雲歸
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乃吳之警句也

文公能畫

予嘗以文公先生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也不
然詩字傳世亦過人遠矣不知先生之又能畫也昨
見紹熙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
子家數又歐文說林逋亦能畫皆傳志所不載也

嘲學究

近世嘲學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猢猻王本秦檜之
詩也秦葢微時爲童子師仰束脩自給故有若得水
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
也故牟隆山以爲詩識

襴衫

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至洪武壬午二
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云

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又世說以白接羅卽今之襦衫正謂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後則曰脫白掛綠正謂是也然白色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太祖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然其制度所以已具於國事類矣

夕陽

宋景文公筆記辨夕陽爲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陽爲斜日悞矣蓋據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之說殊不知夕陽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見日故也爾雅之註亦然今必指山西爲夕陽恐亦不通當隨其語意爲訓可也如詩曰度其夕陽只當作山西如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流則當爲斜日矣

旅病詩

庚溪詩話載一詩云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以爲病僧題戶者有部使見而憐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以養病僧謂唐以前僧病無安養之所故耳予以庚溪不知何

守宮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文云在壁曰蜃蛭在草曰蜃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蜃蜴以草脂和硃砂食之待體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蜴故名蜴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爲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汗衣此則非也

一頓點心

世說云有人伺人祀祠主人問之何爲答曰欲喫一頓食耳及改齋漫錄云唐時鄭儼家人備夫人之晨饌夫人顧婢曰未及餐耳止可點心是知二諺皆有自來也今則摠渾爲一句

仁和縣

仁和初無五代錢鏐始割錢塘鹽官二縣之地爲錢江宋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爲首縣

玉堂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曰久汗玉堂是知實嬖幸之處乃漢殿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林故翰林亦名玉堂緡右藜編漫言翰林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書省亦曰玉堂杜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王風賦徜徉乎中庭北上玉堂東漢講授之宮亦

曰玉堂

並右藜編併揭之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作狄歸昌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間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窻前覷阿環

九江碑工

元祐黨人之碑碑工長安民不肯鐫名於石載於正史九江碑工不肯刻碑者往往於傳記中見人惜其不知名何燕泉叙錄亦然也昨觀揮麈錄得之而揮麈錄又無板者因錄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直題居曰琢玉坊崇寧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從其請

三耳

張君房勝說載三耳秀才事謂陰官晉方以事懇上

元夫人不允聞陽世柳愼善文遂追令爲表旣而獲命喜曰子何願對曰欲聰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額額瘰搔出一耳時號三耳秀才又太平廣記載之但易晉方爲唐張審通上元夫人爲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傳寫之訛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七修類藁卷二十六終

于意批執一事而駁其之端不然其意之同順
晉文為書鄭審嚴士示夫人為大山似其意同
泰雖出一耳却謂三丘亦十又太平觀其之耳長
命喜曰于何願憐曰俗願也出以如一耳置其醴酪
云夫人不亦聞出此願則善文教也今為素酒而藝

七修類稿卷二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墨花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
見宋畫譜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
中故不見

乾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

旁贊諛不已盧多遜曰僞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
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卽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
冬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
蜀少主之號遂又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
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錄又以竇儀爲陶穀

皮弦

嘗聞開元中有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爲槽以鷄雞筋
作弦用鋏撥彈之至今傳以爲異不知宋仁宗時杜
彬又過於賀以皮爲弦促節清音響徹林大故歐陽
有詩憶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
彬死世莫傳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
也皮去雞筋尤遠而能獨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
未有而來歐公之憶也近時有能反手彈者皆以爲
異噫亦陋矣

安南非交趾

安南一地諸書以爲卽漢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日南九真所謂南越也按一統志九郡已
屬廣東瓊崖等州今尙自有一國安南當自是一地

矣但不知自漢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方改
爲安南都護府宋復稱交趾豈非因郡有交趾縣而
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故宋後諸書載夷國姓名
皆言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交趾日月所照莫不
抵屬言南極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蠻離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也獨蠻記亦然山海經曰交脛以國人交脛
故也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據安南
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飲食與華無異唐姜公輔實
愛州所生何嘗有交脛等說此必非古所謂交趾明

矣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錢園不可攀
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嘗曰塞之人物古恠不
與外人通疑此或謂古交趾又不可知書此以俟後
考其國興廢
見天地類

蠟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尙咏黃梅詩至元
祐中蘇黃以其色酷似蜜脾故命爲蠟梅而范石湖
梅譜又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故
云梅入譜若近以附子爲鸚鵡菊亦以葉硬似菊而

花又同時也

三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孰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哀輯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尙未解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卽位

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
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
宗之后甕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
程註云元主皆娶甕吉刺氏爲后而此云指望
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予考
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
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解死在西江月下獨言
順帝北殂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胡不
通解而註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
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予美人生幾何
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
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予則以爲非好甜酒此言比酒
如蜜之好喫耳予美退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
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
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
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爲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
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屬來似酒

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之絕句又似之昨
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
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
之風味頓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玉
友專甘醇使君袖有轉物手鸕鷀枳中平等分更憑
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
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兼之
石灰苦烈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爲風味頓奇或者
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

蘇小小考

蘇小小有一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
樂府解題下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
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並
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其
書無刻板其事隱微今錄以明之蘇小小錢塘名娼
也容色俊麗頗工詩詞其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
敏相與甚洽歎遇二年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
篤于業遂棲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

籍不能偕行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
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命送盼
奴爲言盼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謀致之佳偶也
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錢塘倅托召盼奴領其
物倅爲召之有蒼頭至云盼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
小小亦爲於潛縣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出詰
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一百疋何以償之小小回
覆此亡姊盼奴之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
恩盼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語婉順因問汝

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姊盼奴
周給後中科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而
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卷
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
何人乃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
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
然倅令和之辭不能倅強之責以官絹罪名不得已
和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
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與之力

爲作主命小小歸院判與偕老焉據此曰太學曰錢
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有元遺山所作虞
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
圖子阿誰留都是宜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
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
釵頭此詞旣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戶小小
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旣備載
數事辯以爲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故復載
虞美人之詞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

殊不觀所寄之詩若是小娟則考勘矣何不另換一

句況又有虞美人之詞可證春渚紀聞又載小小之

墓在錢塘縣廨舍之後

蓋縣原在錢塘門邊去湖上西陵橋不遠故古辭

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樹下之句此則南齊小小之

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橋故油壁車之事俱在湖上若

以托才仲之夢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卽云在江

于差矣元人張光弼有蘇小小墓詩云香骨沉埋縣

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湖落潮生

更可憐註墳在嘉興縣前今爲民家所占旣曰縣治

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渾言此必宋小小墳耳何也趙
不敏乃吳人安知不住嘉興院判既取小小而終老
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子既辨其人復
辨其墓以正輟耕之不足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
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噓也楚歌聲噓此數意
似長吁豁哨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
曰於聲則未譜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漆室之女倚
柱而嘯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劉越石爲胡所圍登樓
長嘯胡騎聞之皆淒然長嘆趙炳乞渡船人不許炳
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卽以笑爲嘯可
笑也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栢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
服乃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
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
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絰帶

因之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衣加總之經帶冠加絲
武謂擬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
進之於朝然魯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勉齋所定
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答孟武伯曰同寮有相友
之義昔者虢叔閼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
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之服朋友之服古
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晦
庵荅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
齋之議之證乎

放光石

峨嵋匡廬五臺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
色自下而上有佛廟在上者則僧人以爲佛光既是
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日則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
知其山之石蘊于土者皆放光之石也嘗有人掘其
石置諸日中有五色光非日石則不明也此陰氣負
陽面光彩自絢亦山川靈氣也若奇惟類中所記皆
自空中所現又非是石也峨嵋志中已載此石矣但
前一段論山川有光處又不明言此石尚疑惑也

噫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台爲噫故曰噫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浮其皆類乎厮役故稱奴婢爲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元宵燈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爲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空齋三筆旣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

日彼地謂之大神變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大事旣無據時日尤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錄以爲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以爲起自南朝子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之咏也不若顯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乂安令開

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聞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元宵放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張三影子野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以句工而人目爲張三影也后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

客謂子野白人皆謂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后山者言之但原辭尙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因子野有前詩三影者亦佳遂著之二收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顰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杜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

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也故誌之所言迥不與三影爲人同也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毀碑營塔
元楊璉真伽胡僧禿賊也毀碑刻以爲浮圖萬世唾罵殊不知宋天聖中有姜遵守永興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甃爲浮圖此中國讀儒書者也不知其心何見此尤可恠於胡僧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壻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爲閹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乃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曹嵩而秦趙高有養義女其壻閹樂閹樂後弑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壻并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無也

陰火

予一夕見地中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

所食海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鹹水夜動則有光影響於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即金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涵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撐拄頽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爲好稱若以爲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歷代尺數

禮記以手布爲尺淮南子以十二粟爲一寸說苑以一粟爲一分其源之來也莫適從玉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爲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思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爲尺理之必然況

諸書又同此國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
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
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
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算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為尺通鑑外紀十二寸為尺商周八寸為尺

外紀獨斷皆同但鄭註猶以十寸為尺而通考謂之未詳姑依諸書秦比周七寸四分

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

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

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

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山父玉

尺世說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

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

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

八毫後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與後

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後周市尺開皇萬寶常

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錯為唐

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爲奇擬

之五耳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五代世

短多相因襲志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宋璟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已上宋之二尺出二器圖義諸書皆泛論似當時未有一定之制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

正音註差

小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君從何處來此賀知章詩也註曰衰字出四支韻殊不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讀爲釐字者若

楚辭山鬼篇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音釐回字與危爲同

協皆四支韻之詩也註者不知反以爲灰字韻者差用衰字且吳才老韻補辯明十灰古通於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韓文此日足可惜皆是古韻以爲跳用各韻悞矣故才老嘗曰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

名號甫

漢書高帝紀曰爲謁爰益傳曰上謁顏師古註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

若今通名也據此則爲謁似今脚色手本而上謁似
今之拜帖矣及見刊誤亦以上謁爲投刺予意師古
李涪皆以已意註之蓋謁字之義告也白也請見也
數訓而已況古無文刺惟書竹簡故陳時虞荔尙云
未有版刺無客拜謁何得以謁便可謂投刺耶但紫
微雜記中載禰衡題名於紙投刺公侯此則可爲投
刺之始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唐李泌端
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當時附勢者多效
之故有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之說然甫字亦止
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或換寫作父
字其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謂云

兩頭蛇

世言有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敖理後不聞有見之
者弘治間餘杭方萬初過新嶺因倦少憩樹下見蚯
蚓白頸者長尺餘蛻于路左須臾事出兩頭蛇蜿蜒
而去竟亦無恙余聞之往來胷中謂古人之所言果
妄耶抑方之所見非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頸蚯蚓止
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考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

無口目兩頭俱能進退出會稽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見嶺表志以爲嶺外常有之言形狀進退與本草同愈疑以爲果如二書所云則見而死者亦多何又未之聞耶且無蚯蚓化之說後讀宋張文潛所著明道雜志方知所以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觀此則二書所言皆山蚓也正方之所見者也但弓弦進退之說乃妄耳若真兩頭蛇自是怪物或世所無有則見之者必亦怪矣

巾幘冠帽

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爲古雅而貧賤者則以易辦亦皆戴巾以爲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庶人巾也按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漢書曰卑賤者所服傅子曰古賤者服也故曰庖人綠巾士人戴之起於漢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晉輕浮則有接羅漉酒之稱矣蔡邕獨斷曰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

時人云王莽禡幘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髻謂之幘也然六經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漢高祖紀曰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又有通天進賢方山等稱今人戴冠而不復加以巾人反爲褻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則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後世雜戴私居服也元則胡人專尚之中國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羌人服也至用絛羅馬尾則又近代之易

牛羊眠東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葬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眠處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陳氏嘗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鴈鳴啼章家墳是也又世人止知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之言鄭在秦東故也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又唐鄭餘慶爲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語座客此吾南道主人

南歌主人

與羅翹善曉數時思翹至臨曉曉許請客共
烟食曰晏海非散主人出又熟曉給參湯南前
然東散主之言東效也不曉非散主云出次五散
最出又廿人五曉東散主蓋本曉人陪奏蓋舍曉以
其為千羽衣眠繼廿廿白羊洲與無點潮章寒費
不曉羊州昔代章野寒廿刺刀膏散散一熱之命
世人皆曉爾散甚廿之此代茶人與前中細烈也而

中羊州東人散主

